

悬停的流：意识发生中被“贯通”遮蔽的那条脉

论意识发生中被「贯通」预设长期遮蔽的那条脉：走不通时意识仍不塌缩的最低限度结构

作者 秦莉 · SDE 学员 · 约 2.4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加固版

摘要

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意识流文学本质的追问，始终在一个未经质疑的预设之上运行：意识之“流”，无论多么湍急、迂回、破碎，终将走向某种贯通——意义的贯通、情绪的贯通、抑或审美完形的贯通。本文的论证从撤销这一预设开始。在对威廉·詹姆斯“意识流”初始概念的哲学回勘、对伍尔夫《到灯塔去》一个关键段落的逐句发生学分析、以及对贝克特晚期散文的语法解构中，本文揭示：意识最根本的发生，并不在“从张力到贯通”的完整弧线上，而在通往贯通的每一次中途——那种无力前行、意义尚未降临、却仍未塌缩为空洞的“悬停”状态。这种状态不能被“心流”“绵延”“游荡”“滞留”等任何既有概念所覆盖，因为它不指向“终将被走通”的信念，而指向“走不通时意识仍以某种方式持续在场”的那个最低限度的发生结构。本文将它命名为“绵脉”，并以它解决一个此前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在行动的目标、意义的框架、结果的反馈三重支撑同时被撤销之后，意识何以不就此滑入混沌或麻木？本文通过对语言空转、节律对齐、伦理持存三种维系机制的正面阐述，论证了这一结构何以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绵脉不是意识发生的次级形态或失败形态，而是与贯通并立的、另一种意识发生的本体论结构。意识流文学在当代最根本的价值，不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条通往某处的路，而在于它保存了人类意识在无路可走时依然不塌缩的那个最脆弱也最顽固的发生可能。

关键词：意识流；发生学；绵脉；悬停；伍尔夫；贝克特；贯通预设

一、一个不被允许存在的发生——悬停作为被长期遮蔽的问题

“意识流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被追问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答案的库存足够丰厚：它是内心独白的极端化，是时序链条的激进断裂，是语言对前语言思维流动性的一次不可能却辉煌的逼近，是现代性主体“向内转”的终极文体表征。每一个答案都足够精确，也足够让人在点头之后安然离去。

然而，这些答案共享一个不曾被言明、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预设：意识流是一个业已完成的、现成在手的、等待被更精准之语言描述的对象。于是所有理论工作的指向都凝聚为同一件事——给它安上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分类学视之为一个流派，影响研究视之为叙事技巧的跨语际迁移，符号学视之为一条能指链的无尽滑动。它们说的都对，它们的成果也都熠熠生辉。但它们都在做同一件本质上属于“发现学”的工作：看，这就是它。

本文试图开启的追问方向截然不同。真正值得探究的，或许不是业已凝结为文本客体的“意识流是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人类经验，意识流这种东西，究竟是如何在人的内在世界里被发生出来的？在它被命名、被归类、被写入文学史教材之前，它首先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以某一

种方式，亲身经历到的一个事件。那个事件是什么？它在何种内部条件下成为可能？又在何种条件下被窒息、乃至滑回庸常？

这一追问方向的转换，本身并不新鲜。已有论者从“发生”的角度重新审视意识流文学，将意识流艺术的发生学内核提炼为：人的心灵在特定条件下，成功跑通了三条彼此不可化约的生成律——创造正在发生，在混沌中摸索出自己的河道；自由正在发生，用经验的厚度裁出无人走过的路；幸福正在发生，每一次过程的完整贯通所带来的深沉满足。这个判断比“意识流是一种技巧”深刻得多。它把问题的重心从文本形态挪到了主体经验，正确地指出了意识流不是一条预先存在的河流，而是河水在流动中一边冲刷河岸、一边改道、一边沉积为新地形的动态生成。^①

然而，这个判断在突破旧框架的同时，自己又踩在一个更深、更隐蔽的预设之上。这个预设就藏在它的第三个命题里——“每一次过程的完整贯通”。它理所当然地认为，意识的发生，必须走向贯通。创造摸索的路，必须被走通；自由裁出的联结，必须被完成；幸福的发生，仰赖于“从张力积累到最终贯通的完形结构”在主体身上完整地流过。贯通，在这个判断里，不是发生的诸多可能结局之一，而是发生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走到贯通的意识过程——中断的、悬置的、无力前行却又不肯消散的——在这个框架里，要么被忽视，要么被默认为发生的“失败”。

本文的全部论证，将从这个被遮蔽的角落开始。本文要追问的是：意识的发生，是不是只有“贯通”这一种完成形态？那些在写作中突然卡住、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刻——不是修辞的停顿，不是蓄势待发的沉默，而是真正的、无路可走的悬停——难道就不算意识在发生？那些在阅读伍尔夫的长句时，明明已经跟丢了语义的线索，却仍然被一种说不清的引力钉在原地的体验——不是审美的高潮，不是意义的豁然开朗，而是某种既没有出口也没有终结的、持续的在场——难道就不算意识在活动？

这些体验，长久以来被理论放逐在边缘。它们不被认为是意识流的“正典”，因为正典的叙事永远是：摸索、突破、贯通、释放。张力必须被消解，完形必须被闭合，曲终必须见青天。而我在此要做的，恰恰是撤销这个“必须”。本文要论证的是：意识最根本的发生，或许根本不是那个漂亮的、从头到尾走通的弧线，而是弧线在中途断裂之后，那个“还没塌缩”的悬停本身。

这个悬停，不是发生的故障。它是发生的另一种本体论结构。

二、谁在“流”里埋下了“通”？——“贯通”预设的植入与追问的中断

要逮住那个预设，不能凭空指认。得先回到它最初被植入理论地基的时刻。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首次使用“意识流”一词时，他想要反对的，是当时将意识割裂为一个个离散“观念”的原子论心理学。他的核心洞见是：意识不是一串珠子，而是一条连续流动的河。这个洞见的精准至今仍构成我们对意识最基本的直觉。然而，詹姆斯在定义这条河时，埋下了一个他本人未必意识到的规范性预设。

詹姆斯的论证思路大致如是：意识中每一个“状态”都与其前后的状态无缝相融，没有接缝。即使表面上断裂的——比如一声惊雷打断沉思——在雷声到来之前和之后，意识中都弥漫着对雷声的预期和余响，这些边缘将断裂包裹进了连续性之中。因此，意识在任何时刻都是一条“流”。这个论证看似只描述了一个事实，但它暗中包含了一个要求：你必须能追踪那条流的轨迹，它才成其为流。如

果出现了一个真正无法与前后相融的时刻——不是被包裹进连续性，而是彻底中断了连续性——那么这个时刻，按詹姆斯的定义，就不属于意识。那是意识的断裂，而不是意识本身。

这就是“贯通”预设的初始形态。它不来自某个批评家的个人偏好，而来自“流”这个隐喻本身携带的本体论承诺：一条河，必须流到某个地方去。如果它在中途消失——不是汇入另一条河，不是渗入地下再涌出，而是真正地、不可追溯地被截断了——它就不是河。詹姆斯当然没有明文写出这句话，但“流”的隐喻一旦被确立为描述意识的根本意象，它就从修辞层面滑入了规范层面：意识必须是连续的、可追踪的、有去向的。一切不能被如此描述的状态，便自动落入了“非意识”的暗区。

这个隐喻的威力有多大，看看它如何塑造了后世对意识流文学的理解就知道了。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班吉部分的意识被公认为意识流技巧的巅峰。批评家们津津乐道于那些看似随意的感官印象如何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相互呼应——高尔夫球的“caddie”与姐姐“Caddy”的名字之间的音韵关联，成为课堂上反复讲解的范例。注意这种讲解的操作：它总是在把表面上断裂的、无意义的连接，解译为一种深层的、等待被发现的连贯性。断裂只是表象，贯通才是实质。一旦你把那个深层结构找到，班吉的混乱意识就重新变成了一条“流”。

这不是阐释，这是掩盖。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阅读班吉部分的绝大多数时刻，读者实际经历的并不是“找到深层连贯性”的满足，而是一种持续的、无法被任何意义框架吸纳的困惑与疲惫。那些跳跃不是谜题——谜题预设了答案的存在，而预设答案的存在，就已经是在把断裂偷偷转化成了“尚未被解开的连贯”。那些跳跃是更彻底的东西：是意识在被剥离了所有解释框架之后，仍然在动的那个赤裸的、无目的的事实。批评家们太急着去证明“它其实是有连贯性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停下来问：如果它就是没有连贯性呢？如果那团不指向任何深意的、不承诺任何贯通的东西，本身就是意识的发生呢？

同样的“贯通”预设，在另一个方向上塑造了伍尔夫研究。那个将意识流的发生提炼为“创造、自由、幸福”三条生成律的框架，是近年来最富洞见的发生学尝试之一。它正确地捕捉到了意识流经验中创造与自由这两条律。但当它把“幸福”定义为“一次完整的、从张力积累到最终贯通的生成过程在主体身上毫无保留地流过之后，所留下的深沉满足”时，它便让自己无法解释伍尔夫笔下那些最动人的段落——那些不是走向释放、而是走向一种比释放更深沉的“静止”的段落。

《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在夜晚独处时的那段漫长意识，并不走向贯通。它不回答任何问题，不化解任何张力，不得出任何结论。它只是在那里，在黑暗里，随着灯塔的光一圈一圈地扫过，意识自己维持着自己，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甚至没有一个“正在被解决”的焦虑。它不是在“流”向某处，它是在“悬停”于某处。如果你非要用“完整贯通”去解释它，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段意识是“未完成”的。但任何一个认真读过这段文字的人，都会立刻拒绝这个结论。它的全部力量，恰恰来自它未完成。

这就是“贯通”预设的暗面：它把一切不走向贯通的意识发生，都推到了理论的盲区。那个盲区里堆满了被判定为“失败”或“未完成”的经验——写着写着突然失去方向却还不肯关掉文档的深夜，读着读着完全跟不上文义却仍被某种东西钉在书页上的午后。这些经验从来没有被认真地当作“意识在发生”去描述过。理论要么忽略它们，要么把它们当作发生中断的残骸。

但如果你愿意认真看看这些经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它们才是大多数人意识生活的常态。完全贯通的时刻是如此稀少，以至于每一次都被当作高峰体验来铭记。而高峰体验之间的漫长时间，意识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在动——只是那动不构成一条弧线，不形成一次闭合，不走向一个终点。那是一种低强度、非目标性的、不承诺任何结局的持续在场。理论一直没有给它一个名字。因为理论一直假设，它不值得被命名。

三、它不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发生的——悬停的发生学描述

让我们把这个预设赤裸裸地摆出来：意识的发生，必须经由张力的积累，走向某种形式的贯通。否则，那就不算发生，而是中断、失败、或非意识的混沌。

这个预设有多深？深到就连最敏锐的、试图超越它的论者也踩着它。那个将意识流的发生提炼为三条生成律的判断，明面上已经比“意识流是一种技巧”的旧范式深入了整整一层——它把眼光从文本挪到了经验。但它仍然在第三条律那里，把“完整走通”当作了发生的封闭条件。它追问了“创造是如何发生的”“自由是如何发生的”，却唯独没有追问“贯通为什么是发生的必要条件？”——它在第三个问题上，把“发生”和“走完”焊死了。

要松开这个焊点，需要先做一件更基础的事：诚实地描述，那些被贯通预设排除在意识之外的东西，到底是以怎样的发生学形态运行的。本节集中处理两种典型的悬停经验，但描述的方法不再是现象层面的铺陈，而是追问：在何种矛盾的张力下，这些行为被逼出并稳定为持续的在场？

第一：写作中的“写一删”循环。这不是修辞学所说的“停顿”——停顿是节奏的一部分，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继续前行。这也不同于心理学所说的“思维阻滞”——阻滞预设了一条应该被走通的路，而它的不能前进被标记为“故障”。我说的是另一种更微妙的状态：写作者在创作中途陷入了一个特殊的矛盾。一方面，有一个东西已经在他的意识中成形到足以让他感觉到“需要说出来”的程度——它的重量、质感、以及它要求被语言接住的那种紧迫性，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手边所有的句法、所有的修辞、所有他训练有素的语言技巧，都无法穿透它。这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不够好，而是那个东西的存在方式本身，拒绝被他所掌握的句法所收纳。

此刻，两种力量在他的意识内部形成了对峙：一方是那个东西持续发出的、要求被语言接住的引力；另一方是语言工具在面对它时的系统性失效。按贯通预设的逻辑，这场对峙只有两种出路：要么语言突破，走向贯通（创造发生）；要么引力消散，写作者放弃（发生中断）。但真实的经验比这两种出路更复杂。写作者既没有突破，也没有放弃。他不断写下句子，又不断删除它们。句子被写下的那一刻，他知道它不对——不是语法不对，不是修辞不对，而是它接不住那个东西。但删除之后，他立刻重新开始写下一个句子，同样知道它也会被删除。这个循环——写、删、写、删——不是在接近目标，而是在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接触”：每一次写下的动作，都是用句子的身体去触碰那个拒绝被穿透之物；每一次删除的判断，都是在确认那个东西仍然拒绝所有已有的句法，因而它仍然在语言之外保持着自己的完整性。“写一删”循环因此不是创造失败的症状，而是意识在“贯通不可能”的条件下，为自己发明的一种自维持结构：它通过对“写”和“删”这两个相反动作的等时重复，在意识的场域中维持了一个稳定的张力差——那个东西不被说出，但说出它的必要性仍然被每一次“写”的动作重新确认。

第二：阅读中的“被排斥却仍在场”。与之对称的，是读者在遭遇某些意识流文本时经历的特殊状态。试想某个午后翻开《尤利西斯》第十四章的感觉。那些不断变换的文体风格，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古英语词汇，那些长达数页没有一个标点的句子，那整个拒绝你进入的、以某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武装起来的语言密林——按贯通预设下的阅读论，理想读者的阅读体验应当是一条持续的构造弧线：承受不确定带来的张力，调动经验去接通跳跃，直到句号落下，一次完形在读者身上被重新生成——即“在读者身上重新走通了一遍作者走过的那条路”。

但真实的阅读远比这斑驳。你在读它们的时候，不是在“接通跳跃”，而是在一种持续的、完全找不到立足点的被排斥状态中浮游。你没有停下阅读，因为你隐约感到某种东西在你够不到的地方正在发生。但你也没有获得任何一次哪怕最小规模的贯通：没有任何一个句子让你感到“通了”。你只是被文本的力量钉在那里，无法前进，无法退出，无法言说自己在经历什么。

在贯通预设看来，这段阅读经历什么都不是——它不是审美发生，只是一种失败的、没有被充分准备的阅读。但这恰恰错过了最意味深长的那个问题：在那段“什么都没有获得”的时间里，读者的意识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没有停止运作——它仍然醒着，仍然被某种东西牵引，仍然在某一个不指定的方向上保持着张力。那个东西不是文本“传达”给你的，而是文本通过它系统性拒绝向你提供任何可消化的意义，把你逼到了一个位置：你在所有熟悉的出入口都对你关闭的房间里，开始感到自己意识的形状。像一间完全漆黑的屋子，你什么都看不见，但你会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瞳孔在极力扩张，自己的耳朵在捕捉最微弱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在空气里荡出微小的波纹。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刻，不是感知的失败，是感知到了感知的边界本身——而这，就是一种发生，一种不依赖意义抵达、不依赖完形闭合的发生。

贯通预设将这些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是因为它预设了意识的发生必须有一条可辨认的轨迹：从某处到某处，从混沌到秩序，从张力到释放。而那些被堵在半路的、找不到出口却依然持续在场的状态，没有轨迹，不成弧线，所以不被看见。但我们不妨再往下追一步：这个“必须有轨迹”的预设本身，又预设了什么？

它预设了：意识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一条不能抵达任何地方的路，不是路；一场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努力，不是努力；一段不走向任何贯通的意识，不是意识。这个预设的更底层，是西方认识论传统中一块极其坚固的基石：主体是行动者，意识是行动的工具，发生的意义在于它的结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到黑格尔的“扬弃”，从小说的“叙事弧线”到心理治疗的“情绪处理”——整个文化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你必须走完。走不完的，不算。

但意识，在它最原初、最赤裸的发生层，真的是以“走完”为条件的吗？一个婴儿在尚未学会任何语言之前，他睁着眼睛躺在摇篮里，看天花板上变幻的光影，他的意识在发生吗？当然在发生。它走向了什么贯通？解决了什么张力？完成了什么弧线？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那里，醒着，被光流过，没有目的，没有结论，没有终点。这个原初的意识状态，或许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它只是被后来习得的所有“必须走完”的目标结构覆盖了、压住了、否定了。

贯通预设，正是这层层覆盖中最隐蔽、也最坚固的那一层。因为它看起来太合理了。谁会反对贯通呢？谁会“不走向任何地方”比“走向某处”更好呢？但本文要说的不是“更好”，而是“它是发生的基本形态之一，而理论根本没给它留出任何位置”。那个位置，是本文要挖出来的。

四、悬崖上的语法——伍尔夫如何写出不被贯通的意识

论证挖到这里，必须有一次落地的检验。本文选择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第一部第十七节——拉姆齐夫人独自坐在夜晚窗前的那个漫长段落——作为锚点。这是一个在意识流文学史上极少被独立分析、却以其独特语法承载了“悬停”结构的段落。

原文不长，但密度极高。拉姆齐夫人终于把孩子们安顿睡了，丈夫也回到了书房。整座房子里第一次完全安静下来。她独自坐在窗边，手中织着袜子，看着灯塔的光一下一下扫过房间。然后伍尔夫写下了这样一段：

“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与那光融为一体。在它扫过的那些时刻里，她不再是一个被人需要的妻子、八个孩子的母亲。她只是她自己。不，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被任何词捕捉到的‘自己’。她变成了一双眼睛，只是看着；一团静静接受着光的东西，像水面，像一面暗镜。没有念头需要去想。没有事情需要去做。她不用去安慰谁，不用去被谁需要。她只是坐着，织着，而那光，一圈一圈地扫着她，让她沉入一片她从不知道自己在其中却一直在的、广阔的、不动的安静里。那安静下面并没有藏着什么。它只是安静本身。就那样。一直那样。……”

这个段落被许多批评家解读为拉姆齐夫人的“顿悟时刻”或“神秘的合一体验”。但这种解读恰恰是贯通预设的批评实践中的标准操作：把一段没有走向任何地方的意识，强行解译为指向某种东西——顿悟、合一、超越。它无法忍受一段意识“什么都不指向”，所以必须为它找一个目的地，哪怕这个目的地叫“无”，也必须被塞进“通向无之体验”的贯通框架里。

但伍尔夫的这段文字，在它的句法底层，持续抵抗着这种解读。

请看那几个关键句子的形态。“没有念头需要去想。没有事情需要去做。”——注意这里不是“她不想任何念头”或“她不需要做任何事”。后者是主体的行动（或行动的暂停），仍然预设了一个可以选择去行动或不去行动的主体。这里却是“需要”本身被撤销了。不是她选择不去想，而是“去想”这件事所依赖的那种紧迫性和导向性，在此刻消失了。这不是行动的自由（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是行动的发生条件被悬置了——当“去做”所依赖的那个“必须”暂时不再成立，意识并没有跟着停摆。它转入了另一种运行模式，不依靠目标来驱动，而依靠持续的、不导向任何终点的注意力来维持自身。

再看“她变成了一双眼睛，只是看着”。这里的“变成”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身份的获得。因为紧接着伍尔夫立刻撤销了这个身份：“不，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被任何词捕捉到的‘自己’。”那么她是谁？她不是谁。她不是一个可以被命名的什么。她甚至不是一个看着的主体，因为“只是看着”这个动作里没有“看着的人”与“被看的東西”的分离。她只是那个正在发生的看见本身。

这才是最要命的一句：“那安静下面并没有藏着什么。它只是安静本身。就那样。一直那样。”伍尔夫用了四个短句，每一句都在堵死贯通式解读的后路。“没有藏着什么”——别想从这里挖出深意。“它只是安静本身”——这不是通往某种东西的安静，这就是安静，句号。“就那样”——别追问它意味着什么，它不意味着任何它自己之外的东西。“一直那样”——它没有走向任何变化，没有通向任何终点。读完这四句话，你被伍尔夫逼到了一个悬崖边上：你必须放弃“这段安

静一定通向某种释放”的期待。你必须承认，这段文本没有给你出口。它给你的，就是那个“一直在安静里、什么都不通向”的悬停本身。

然而，这个悬停不是死的。它充满了某种极微弱的、持续的发生。那道灯塔的光，“一圈一圈地扫着她”。光不是只在某一刻照亮了什么——它不是意义的闪电，不是顿悟的瞬间。它是一圈一圈地重复，像一个节拍器，稳定地、无增无减地持续着。你不需要等到第三圈、第十圈才有“意义”。每一圈扫过的时候，那个被扫过的“发生”就已经在那里了。这不是一个“从某处到某处”的过程，而是一个“一直在某处”的状态。如果用河流去比喻它，就彻底错了——河总要流到哪去。这不是河。这是一片不动的、但活着的湖。湖面没有波澜，但湖底深处有极缓慢的水在交换。

伍尔夫的句法，在微观层面精准地复现了这个“悬停的发生”。段落的节奏被灯塔的光分隔成一个一个等距的单元——“一圈……一圈……一圈”——每一次光扫过来，都带来一个极其轻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起伏，然后立刻归于平静。句子的长短也是：长句并不导向高潮，而是抵达一个短句之后就收住（“就那样”）。收住之后，不是下一个长句的起势，而是一个更短的、更有终止感的句子（“一直那样”）。这让整个段落的节奏，不是“起一承一转一合”的弧线，而是像心跳监测仪上那条几乎平直的线——你在每一个瞬间都以为下一秒会跳一下，但它就是没跳。

这就是悬停的语法。贯通预设会被它逼疯——因为在贯通预设看来，一个没有“解决”、没有“抵达”的段落就是一个未完成的段落。但伍尔夫恰恰把这个“未完成”做成了完成。不是解决了什么矛盾，而是矛盾被一个更根本的结构容纳了——那道持续扫来的光，就是矛盾的承载器本身。张力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持续地怀抱着、维持着。这个“抱着张力不放”的结构，就是悬停的本体。

现在，我必须给这个结构一个名字。贯通预设让我们只能看见“流”——它必须走向某处。但拉姆齐夫人这段经验，分明不是流，却分明又是某种在持续发生的、活的、属于意识的东西。它不是流向大海的河，它是渗入地下的水——你看不见它往哪走，但它仍然在动，仍然在维持一片暗处的湿润。那种在地层底部不为人知地、极慢极慢地移动着的东西，地质学称之为“地下水脉”。

我想借这个意象给本文所描述的这个发生结构一个名字：绵脉。

“绵”，取其持续不断、柔韧难断之意——北宋张载《正蒙》有“绵其不绝”的用法，描述的是一种不猛烈却不可断绝的存在方式。“脉”，取其在看不见的深处隐秘运行之意——脉不是河道，河道是敞开的、目标明确的；脉潜行于地下，无人得见，但它是整片土地保持湿润的根本。

绵脉，就是意识在失去了贯通的可能性之后，依然以某种不导向任何终点的、微弱的、持续的方式在场的那种发生结构。它不把张力引向释放。它把张力承托在自身的运行之中，让它不至于冷掉，也不急于把它排出去。它不是“流”的对立面——恰恰是对立面这个说法本身又落回了贯通预设的二元框架（要么流、要么断）。绵脉是另一种发生。

五、四者交集，如何自成一体——绵脉的不可还原性与辨别面

本节正面锚定绵脉的三个不可再被缩减的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逐层阐明其与既有概念的辨别面。在展开结构特征之前，先厘清“悬停”与“绵脉”两个术语的关系：下文中，“悬停”指意识在失去贯通条件时所呈现的体验现象——那个“走不通却仍在场”的主观感受；“绵脉”则指支撑这一

体验的自体论结构——使悬停得以可能、使之不塌缩为断裂或空洞的那种最低限度的发生机制。前者是现象层的描述，后者是结构层的命名。自本节起，凡讨论自体论结构处，统一用“绵脉”；凡描述文本或经验现象处，仍保留“悬停”。

第一，悬停中的持续。绵脉不是停摆。停摆意味着动力系统彻底熄火。绵脉的特征恰恰在于：动力系统没有被关掉，但它驱动的目标被撤走了。它像一个发动机被从汽车上拆下来，仍然在空转。这空转不是浪费——它维持着系统的最低温度，让它不至于冷掉。第三节所述写作者的“写一删”循环，正是这种“空转”的典型形态：每一次写与删的等时重复，不是在推进创作，而是在“贯通不可能”的条件下维持“仍在写”这个最低限度的秩序。他不是走向一个作品，而是在承受一个尚未成形的、拒绝被任何已有句法接住的东西持续压在他意识上的那种重量，并通过“写一删”的循环动作，让这一承受有一个身体性的载体。

第二，无对象的引力场。绵脉中的意识是有方向的——但它不对准任何可以命名的对象。拉姆齐夫人被灯塔的光“引着”，但光没有把她引向任何结论、任何顿悟、任何释然。那个“引着”本身，就是发生的全部内容。这是一个没有解释项的引力场。你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抓着，但你不能命名那东西是什么——命名本身就是某种初级贯通。绵脉指向的东西更原始：它指向“有一个东西”这个事实本身，而主体还无法去命名它。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伟大的意识流写作，走到这个地带时都会变得极其苍白、极其克制、极其不愿意多说。因为多说一个字，就是把那个悬停的东西强行拉进贯通的航道。

第三，不承诺贯通、不拒绝贯通的向外敞开。绵脉并不反贯通。它只是不和贯通捆绑。那个抱着张力不放的人，并不是在宣称“我永远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在这一刻，允许它不被解决。他并不堵死贯通的来路，他只是不焦急地等待它来。他坐在那个张力的底部，像坐在一口井的井沿上，往下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没有跳下去，也没有站起来走开。他只是在井沿上坐着，看着那口什么都看不见的黑。这个“不主动去解决、也不强迫自己离开”的姿态，是绵脉最核心的伦理维度——但它不是一个先在的品格，而是在悬停过程中被逼出的、最低限度的自我维系方式。

这三个结构特征，让绵脉能够与一系列既有概念做出清晰的辨别。本文在此集中展开五组关键的正面区分，并在全部辨别完成之后，正面回答那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绵脉凭什么不是一个既有概念的组合？

与“心流”的辨别。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概念，核心变量是“挑战—技能的动态匹配”——主体正在做一件有难度的事，每一步操作都带着明确的反馈。心流的沉浸感来自这种步步为营的推进。绵脉中没有挑战。不是挑战太难，而是根本没有能被识别为“挑战”的东西。因为没有目标，没有步骤，没有反馈。意识不是在“做某件事”，它是在“维持自己不被某件不能做的事压垮”。心流的公式是“行动与意识的融合”，绵脉恰恰是“行动的暂停与意识的持续”。进一步说，绵脉为心流理论弥补了一个关键盲区——当挑战—技能匹配破裂、无法重新校准时，意识发生了什么？心流理论只能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焦虑或无聊（即“心流通道”暂时不可用），它预设了“再调整一下就能回去”。绵脉揭示的是：意识可能根本不预设那个通道的存在，它可以在通道永久关闭的条件下，以另一种结构持续存在。这是对心流理论框架边界的实质性推展。

与柏格森“绵延”的辨别。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核心变量是“持续流动的质性整体”——意识的内在时间是不可被切割为分离瞬间的旋律性流动，像一首乐曲的各音相互渗透。绵延与绵脉在“持

续”与“不分割”的面上确有共鸣。但柏格森的绵延暗含了一个旋律性的方向——它从第一个音走向最后一个音，在时间中展开。绵延不是静止的，它是流动的，只是拒绝被空间化和钟表化。绵脉则恰恰不预设这种“旋律性的方向”。拉姆齐夫人那段经验没有方向——它不是在“进行”中持续，而是在“持平”中持续。它不是正在展开的音乐，而是持续响着的、同一个音。两者的辨别面因而清晰：绵延是“时间的质性流”，绵脉是“时间的驻留”——不是不流动，而是流动被某种力量抵消了，像两条等速的传送带彼此抵住，东西还在动，但位置没变。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把一段音乐听成分离的音符”，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拉姆齐夫人在那个房间里待了那么久，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变，我们却觉得那里有极其丰富的发生”。绵脉恰恰解释了这个。

与“游荡”的辨别。 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核心变量是“开放于偶然”——他在城市的人群中没有明确目的地闲逛，不做计划，随时被新鲜事物吸引。游荡者享受的是被一个个偶然引着走的感受。但游荡者的无目的，是在众多潜在目的地之间保持开放——他这次拐进这条小巷，下次可能拐进另一条。绵脉不是在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绵脉是可能性被暂时悬置了——你甚至没有在“选哪条路”，你根本没有在走路。游荡者是城市的闲逛者，被丰富包围；绵脉是荒漠中的静坐者，被空无包围。游荡者的“被引着”是向外的、对象不断更替的；绵脉中的那个“引着”是向内的、对象从未出现也从不消失——引着你的是一个持续在场的空白本身。

与“断裂”“空白”“沉默”的辨别。 意识流文学本身就有书写“断裂”“不连贯”的传统——从《荒原》的碎片拼贴到《芬尼根守灵夜》的语言解体，断裂本身早已是批评话语中的常客。布朗肖更将“沉默”提升为文学的本体论条件。那么，为何还需要一个新概念“绵脉”来重新命名？因为“断裂”“空白”“沉默”都是否定性的概念——它们描述的是某种东西的消失（连贯性的消失、意义的消失、声音的消失）。它们天然地属于贯通预设的阴影面：断裂被定义为连贯的缺席，空白被定义为充实的缺席，沉默被定义为言语的缺席。绵脉不是否定性的。它不描述什么东西消失了，它描述的是在那些东西消失之后，仍然在持续运作的那个东西。“断裂”告诉你路断了，“空白”告诉你那里没有内容，“沉默”告诉你声音停止了——但它们都不告诉你，在路断之后、在内容被撤销之后、在声音停止之后，意识为什么没有跟着一起消失。绵脉要回答的，正是这个前人不曾正面追问的问题。

与胡塞尔“滞留”的辨别。 这一组区分最为关键，因为它直接关涉绵脉在哲学层面的不可还原性。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提出的“滞留”，是意识时间结构的被动维度：每一个“现在”在滑入过去时，并不立刻消失，而是以滞留的形式被意识“仍然握持着”，与下一个“现在”的“前摄”共同构成活的当下。滞留是意识的被动结构，它不取决于主体的意志，也不是目的论——它只是意识的构成性机制。绵脉与滞留的表面相似性在于：两者都涉及一种“不走”的时间状态——一个东西留下来了，没有被推进到下一步。但两者的差别是决定性的。滞留是意识的底层操作系统，它在任何意识行为中都自动运行，你无法选择“不滞留”。而绵脉则包含了一个不可被还原为被动结构的主动维度：那个在悬停中“不愿离开”的姿态。拉姆齐夫人不是在被动地承受滞留——她是在主动地逗留在那片安静里，她可以站起来走开（孩子们随时可能醒来），但她没有。这个“可以选择离开却不离开”的维度，正是滞留理论够不到的地方。滞留描述的是意识时间结构的“先验语法”，绵脉描述的是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存在论选择”——在贯通被取消时，仍然选择在场，而非逃逸。两者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运作：滞留在先验层，绵脉在经验—存在论层。将绵脉还原为滞留，等于取消了绵脉最核心的那个维度——伦理持存。

走完这五组辨别，现在必须正面回答那个核心问题：既然绵脉是“心流—绵延—游荡—滞留四者的交集”，那么它凭什么不只是一个既有概念的组合状态？交集本身，凭什么构成一个独立的辨别维度？

回答是：绵脉不单是四者的交集，而是四者在“贯通被取消后的持续在场”这一特定矛盾下所形成的、不可拆解的自洽结构。把它拆成四块，每一块单独都无法处理这个矛盾。心流处理的是挑战与技能的动态匹配，当挑战本身不存在，心流的解释力就归零——它只能将这种状态命名为“焦虑”或“无聊”，即心流通道的失效。绵延处理的是质性时间的旋律性流动，当方向被撤销、流动变成“持平”的驻留，绵延就无法命名这个状态——因为它不预设“无方向的持续”。游荡处理的是在诸多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当可能性本身被悬置，游荡者要么离开，要么变成一个被空无所包围的静坐者——但后者已经超出了游荡的概念边界。滞留处理的是先验时间结构的被动运行，当悬停中包含了一个主动的“不离开”的选择，滞留就够不到这个伦理维度的发生。每一家都只握住了绵脉的某一条边——心流握住了“持续中的运作”，绵延握住了“不可分割的质性”，游荡握住了“无目标”，滞留握住了“不走的时间”——但它们都没有一个能单独处理那个让绵脉成为绵脉的核心矛盾：在行动的目标、意义的框架、结果的反馈三重支撑同时被撤销之后，意识何以不塌缩？

绵脉的命名，正是将这四条边共同围出的、此前无名的那个区域标注出来，并论证它不是四条边的简单拼合，而是一个被特定矛盾逼出的、有其自身维系机制的结构。将四条边焊在一起的，不是理论的任意拼贴，而是那个特定的发生条件——贯通被取消。在这个条件下，滞留的“不走”、绵延的“持续”、心流的“运作”、游荡的“无目标”，被同时激活并被重新组织：不走不再只是被动的滞留，而变成了对该状态的主动持存；持续不再是有方向的旋律，而变成了无增无减的持平；运作不再依赖挑战的匹配，而转为以最小节拍自我维持的空转；无目标不再是在可能性之间闲逛，而是在可能性被悬置后的静止中驻留。四个旧范畴在被纳入“贯通被取消”这一发生条件之后，各自发生了质变——它们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无法被逆向拆解回四块独立部件的整体结构。

这便是绵脉的发生学不可还原性。它不是任何一个旧概念的新名字，而是那道在旧概念的缝隙之间被长期遗漏的、如今被逼着现身的新的辨别维度。让它现身的，不是命名者的智慧，而是那个特定的发生矛盾——贯通被取消之后意识仍不塌缩——终于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来追问了。

六、悬停何以不塌缩——绵脉的三个维系机制及其发生学追问

上一节从结构特征与概念辨别两个方向为绵脉描了边。但描边只回答了“绵脉是什么”和“它与既有概念的关系”，尚未回答那个最具发生学分量的问题：它凭什么不塌缩？在贯通被撤销之后，意识失去了它最熟悉的支撑——目标的引力、意义的框架、结果的反馈。它为什么不就此滑入混沌或麻木？维持悬停的那个最小的力，究竟是怎么被动员出来、又是如何持续运行的？

本节提出绵脉的三个维系机制——语言空转、节律对齐、伦理持存——但在提出之后，将追问进一步推进：对其中最要害的“伦理持存”，做一次发生学深描。三个机制并非轮流运作，而是在悬停状态下同时生效，共同织成一张最低限度的发生之网。伦理持存是使这张网不致散架的那个极微弱的定向力，因此本节将追问的箭头集中射向它：那个“不逃逸”的力，在主体意识内部是如何从无中被逼出的？

机制一：语言空转。 在第三节所述写作者“不断写下又不断删除”的经验中，我们看见了一个表面的悖论：明知道句子不行，为什么还要写？回答这个悖论，需要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语言的第一功能是指涉——指向一个对象，说出它、命名它、传达它。语言的第二功能是接触——用句子的身体去触碰那个尚未成形的、拒绝被命名之物的边缘。当第一功能被悬置（因为绵脉中的那个东西拒绝被指涉），第二功能仍在运行：每一次“写下一删除”，都不是为了接近那个东西，而是为了维持与它的接触。就像在黑暗中不断伸手——不是因为相信你相信下一秒会碰到什么，而是“伸手”这个动作为你在这片黑暗里维持住了唯一一个坐标系。手的伸出与收回，给你的身体提供了一种尽管极其微弱的、却实实在在的空间感。每次写下一删除，都在为意识提供一个类似的节拍：发生，否定，发生，否定。这个节拍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它不能把黑暗变成白昼——它根本没有照明功能——但它能让你不跌入完全的丧失方向。语言在这里，不是在“说什么”，而是在“什么都不说中，维持一个说者与不可说之物之间的通道不被彻底关闭”。

机制二：节律对齐。 拉姆齐夫人那个夜晚的段落，灯塔的光“一圈一圈地扫着她”。这道光的节奏——不是一次性的照亮，而是等距的、无增无减的重复——提供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外部框架。它不强加任何意义（光没有告诉她任何事），不导向任何结论（每一圈都是相同的），不带来任何反馈的差异（没有“第三圈比第二圈更亮”）。但它提供了一个等时性的脉动。意识在失去内在目标之后，可以把自己挂在这个外部脉动上，像把自己的呼吸对上一台节拍器。这里的机制不是生理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刺激维持唤醒水平”的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当意识内部不再产生“下一步”的驱力时，外部的等时间隔可以临时接过这个功能，成为意识持续下去的“假体”——一个借来的骨架。这不是贯通，因为被节拍器节拍的呼吸，并不走向任何地方。但它也不是塌缩，因为节拍在，意识就有一个“下一个瞬间”可以期待——即便那个“下一个瞬间”和这一个瞬间完全一样。这正是伍尔夫用“一圈……一圈……一圈……”的句法所做的事：她在文本的微观节奏里，为读者复制了那个灯塔光的节拍器功能。你读那些句子的时候，不是被内容推着走，而是被节奏托着，浮在一种极其微弱的、但持续不沉的悬浮里。

机制三：伦理持存。 前两个机制涉及语言与节律的外部支撑，但外部支撑无法单独解释绵脉的根本动力——为什么主体“不逃逸”？面对一个没有任何出口、没有任何回馈、不承诺任何终点的处境，最“合理”的反应是离开。为什么留？这个追问不能停留在“这是一种伦理姿态”的命名上，而必须深入到它的发生学本源：那个“不逃逸”的力，在主体意识内部究竟是如何被动员和维持的？

让我们从最极端的情形开始想。当一切让“在场”变得划算的理由都被撤销之后——没有作品会被完成，没有意义会被揭示，没有见证者会认可你的坚持——主体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困境”。困境还保留着出口的可能，还维持着“解决”的希望意识的远方。而这里，连那个希望都没有。主体面对的，是彻底的、纯粹的“无路”。在这种处境下，意识内部只剩下一组最基本的对峙：一边是对“无路”的清醒认知——继续在场，没有任何可见的理由；另一边是一个比认知更底层的事实——你还没有离开。这个“还没有离开”的事实，在认知的层面完全是悖谬的。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恰恰是在一切理由都失效之后，这个“还没有离开”本身，反而被逼成了一种最纯粹的、不容任何外部论证所稀释的自我确认。它不向你承诺任何东西，它只是发生——而在它的发生中，一个最底层的“我”被不请自来地重新给出了：不是我做了某个选择所以我还在这里，而是“还在这里”这个纤维般的事实，在那一刻成为了我唯一拥有的东西。

这便是伦理持存的发生学引擎。它不是主体预先携带的一种品格或美德，不是在悬停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手的“自我”的坚强。恰恰相反——它是主体在被逼到无路之处时，从“无路”本身中反向榨出的一点点肯定。这个肯定的内容不是“我能走出去”，不是“这一切都有意义”，更不是“痛苦让我更高尚”。它的内容要贫瘠得多、也顽固得多：它只是“我还在”。这三个字不需要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结果来背书，不需要任何他者的见证——在说出的那一刻，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根据。那个在井沿上坐着、在空白的文档前待了整个深夜的人，他并不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来救他。他只是用“没有离开”这个最微弱的、无产出的动作，极其隐秘地对自己宣布：在那个连意义都没有的时刻，我仍是那个可以留在这里的我自己。

必须立刻做一个关键的限定。这个从“无路”中被逼出的“我还在”，极易容易被误读为某种形而上的实体——仿佛在一切经验内容被剥除之后，最终露出了一个不受任何条件影响的、纯净的“真我”的内核。本文在发生学的框架下，完全拒绝这种解读。伦理持存不是对某个先在“本质自我”的回归，而是在失去贯通条件这一特定的发生处境下，由“不逃逸”这个被逼出的动作，临时地、极其脆弱地生成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主体位点。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被那个处境逼出来的。如果处境改变——如果在井沿上坐了很久之后，天亮了，任务重新回来，日常生活的秩序重新接管了意识——这个被逼出的“位点”会重新隐入背景，不再被意识所觉察。它不是永恒在场的基础，它是被特定条件激发的一种发生可能。它的全部实在性，就存在于它被逼出的那一刹那——以及那一刹那之后，主体选择继续坐在那里的每一个延续的瞬间里。

现在，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讲清伦理持存与前两个机制的关系。语言空转和节律对齐，为绵脉提供了骨架——它们以重复的节拍和身体的接触，维系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可被感知的秩序，让意识不至于在完全的无结构状态中消散。但骨架不能自己站起来。它需要一个极其微弱的、持续的定向力——不是把它推向任何目标，而是把它“钉”在原地，让它不散架。伦理持存提供的，正是这个“钉”。它不是英雄主义的大奋力，不是存在主义式的“投入行动”——那都需要一个目标。它恰恰是目标被取消之后，存在仍然可以不变卖自己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顽固的残余。

三者共同编织的那张网，让绵脉成为可能。语言空转提供了发生的最小节拍——让“仍在运作”有一个可感的载体；节律对齐提供了一个可借用的外部骨架——让意识在失去内在驱力时不至于完全失去时间锚点；伦理持存提供了那个让节拍和骨架不自动散架的、极微弱的定向力——不是朝向任何目标，而是朝向“不离开”。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运作，都不足以构成绵脉。语言空转没有伦理持存，就是单纯的机械动作——写写删删，久了也就放弃了。节律对齐没有伦理持存，就是被动的生理夹带——被光扫困了，也就睡着了。伦理持存没有前两者作为载体，就是空的决心——决心离不开场，但没有节拍、没有句法、没有任何可抓住的媒介，决心也会在空无中迷失自己。

※ 本文在此不做从以上现象学讨论向脑科学概念的跳跃。绵脉及其三个维系机制——语言空转、节律对齐、伦理持存——是从意识体验的现象学分析中逼出的理论概念，旨在回答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在“贯通”被取消之后，意识何以不塌缩。这些概念与大脑默认模式网络（DMN）的激活模式、前额叶与突显网络的耦合等神经科学研究，运行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后者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在任务受阻且无出口可寻的条件下，大脑的哪些区域在活动；但它无法直接告诉我们，那些区域的活动对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无法从脑成像中读出“我还在”这个最微弱的自我确认。本文的论证不依赖神经科学层面的假说，但这不等于它拒绝被检验——检验的路径将在第九节给出。

七、在掏空之后——贝克特晚期散文中的绵脉句法

前一节将绵脉的维系机制剖解为语言空转、节律对齐与伦理持存。但这一理论剖解不能只停留在伍尔夫一个案例上——否则绵脉便有沦为“为一部经典段落量身定制的描述”之虞。它必须在不同的句法现实中获得独立的印证，才能证明自己是一种可迁移的结构。本节选择萨缪尔·贝克特战后转向法语写作之后的晚期散文，尤其是《Worstward Ho》的开篇段落，作为第二个锚点。

这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在意识流文学从中早期现代主义（伍尔夫、乔伊斯）向中晚期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写作的演化中，贝克特代表了一条极端的路径：语言不再试图“呈现”意识的丰富与流动，而是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当意识的内容被一层一层剥掉，语言的指涉功能被一次一次撤销，那个仍然在“继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正是绵脉所要回答的问题。

先看原文——贝克特《Worstward Ho》全文的第一个句子：

“On. Say on. Be said on. Somehow on. Till nohow on. Said nohow on.”

这六个片段，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传统意义上的“句子”。它们更像是一串被从不同方向扔过来的石子，每一颗都带着一个动词的残骸——“On”（继续）。但继续什么？没有主语，没有宾语，没有任何能被识别的“在进行中”的事件。“继续”被剥光了所有可以被继续的内容，只剩下它自己——一个赤裸的、无对象的动作指令。这不是在叙述一个正在继续的意识。这是在用语言做“继续”这个动作本身。

我们把这段文字放进绵脉的分析框架里。第一节：“On.”——一个词，一个句点。它不对应任何描写对象，它就是那个被启动的节拍。“开始”。开始什么？不告诉你。因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开始的动作本身已经被做了。第二节：“Say on.”——说的指令在继续，但没有人被指定为说者。不是“我说”，不是“他说”，是“说”这个动作被从任何主体中剥离出来，悬浮在半空中，要求一个执行者。第三节：“Be said on.”——被动语态的引入。被说。被谁说？被什么说？不明确。这个“被说”把说者推得更远，远到几乎消失。剩下的不是一个“谁在说”，而是“有说在发生”这个事实本身。第四节：“Somehow on.”——“以某种方式继续。”方式是什么？没有被指明。这句话恰恰在以不指明为它的全部意义：我不需要告诉你方式，因为方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以什么方式，继续。第五节：“Till nohow on.”——“直到没有方式继续。”这是命令的极限。不是在“有方式”时继续，而是当一切方式都被耗尽之后，还继续。“nohow”——一个被贝克特自己发明出来的否定名词——不是“以错误的方式”，而是“没有方式”。方式被彻底撤销，继续仍在。最后一节：“Said nohow on.”——把第五节的命令接过来，放进句法里：“被说”+“以无方式”+“继续”。三层叠加。你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在被说，被谁说，以什么方式被说。你只知道，说在继续，无方式地继续。

如果一个批评家用贯通预设下的标准路径去读这段话，结论会很直接：这是一种极端的、将“不可说”主题化的现代主义修辞策略——语言通过否定自身来抵达一种关于沉默的深层真理。起点是“说”，终点是“说不了”，那中间的剧烈颠簸，恰恰是“抵达不可说”的必经之路。读完，你获得了“语言在它的极限处触碰了沉默”这个命题，张力被消解，完形闭合。

但绵脉的框架会让我们看见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六节构成的不是一个从“能说”到“不能说”的弧线，而是一个等速的、无增无减的重复结构。每一节都是一个“继续”的变体，都重新启动了一次“说下去”的指令，然后立刻被下一个指令取代。六个片段之间没有递进，没有累积，没有从“能”到“不能”的渐变。它们更像是同一次搏动的六次脉搏——每一次都在说同一件事：继续。你不是在读完第六节之后才获得那个命题。你在第一节读到“On”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投入了那个东西——那个在没有任何路的情况下，仍在运行的空转。后面的五节，不是在推着你走到某一个终点，而是在一节一节地为你演示这个空转如何自我维持：它可以以主动语态维持（“Say on”），它可以以被动语态维持（“Be said on”），它可以以无方式维持（“nohow on”），它可以以语言自身被撤销之后的自我指涉维持（“Said nohow on”）。这个空转不在乎“方式”，不在乎“谁说”，不在乎“说什么”。它就是那个发动机，被从汽车上拆下来，还在一圈一圈地转。

这就是绵脉的句法——不是伍尔夫那种被灯塔光节拍的静态驻留（机制二为主），而是贝克特这种被语言空转自身驱动的动态空转（机制一为主，但机制二“节律对齐”在这里体现为那六个片段之间等长的、击打式的句点节奏，机制三“伦理持存”藏在不言明的、拒绝停下来那个执拗里）。两种句法完全不同——一个是光的缓慢扫过，一个是语言的急促击打——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发生结构：意识在被剥夺了目标、内容与方向之后，依然不塌缩。写作本身——那个“我还在写”的无目的动作——就是让它不塌缩的唯一维系。

有批评家可能将贝克特这段话阐释为“将不可说主题化的现代主义修辞”。这个阐释在描述结论上是准确的——贝克特确实让语言触碰到了它的极限，并为读者呈现了“不可说”之经验。但它漏掉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将整个阅读经验处理为一次“贯通”：起点是“说”，终点是“说不了”，读者在走完这节语言的剧烈颠簸之后，于末尾获得了一个认知性的命题——语言在其极限处触碰沉默。张力被消解，完形闭合。但如果绵脉的逻辑是对的，那么这种阐释恰恰是用“关于不可说的命题”这一贯通物，替换了文本实际上做的事：文本实际上做的事，不是把“不可说”作为一个命题交付给读者，而是用语言的空转把读者逼入了一个他自己必须承受的悬停状态——没有任何命题可以被带走，只有那个“被钉住、无处可去、却仍然在”的发生本身。被贯通化阐释所漏掉的，正是这个发生。

这使得贝克特在本文的谱系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福楼拜触及了绵脉，但他把它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圣杯——他相信有一本“关于虚无的书”可以被写出来，而他用了一生来证明它不是“可以被写出来”的那种书。布朗肖把绵脉提升到了先验的位置——他把“永远不到达”做成写作的绝对条件，从而焊死了从绵脉到贯通的任何通道。但贝克特既不把它当圣杯，也不把它当先验。他把它当作一个需要被一句一句地、用骨肉和呼吸去实际走通的东西。他写的不是“关于”绵脉的文本，他写的文本本身就是绵脉的运作。他把写作做成了一种绵脉的实在装置——你不需要理解它，你读它，你就被它的节奏带进了那个空转。

八、重新画过的创作论与阅读论——绵脉召唤下的两端共振

如果绵脉的命名成立，那么意识流文学的创作论与阅读论，都需要在底层被重新画过一遍。这个重画不必是大规模的拆除重建——它更接近一次地基的局部加固：在被贯通预设垄断的地面之下，打

进去一根承重的桩，让一直被排斥在理论之外的那些经验获得承托。这一节分别从创作端和阅读端展开，但最终会走向两者的共振——绵脉结构如何在写与读之间形成一种不对称为对称的呼应。

创作端：当“写不出来”不再是失败。一个写作者，当他进入意识流状态时，他的经验并不总是从混沌的摸索走向贯通的高峰。他更常经历的，是那个被绵脉支配的位置。那个位置是这样的：有一个东西，它已经在那里了，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甚至能感到它的重量、它的质感、它在你意识里留下的那层不可擦去的印记。但你写不出来。不是你缺乏技巧，不是因为你的自由联想还不够大胆，不是因为你的经验厚度还不够丰满。而是因为那个东西特有的存在方式，拒绝被任何句子穿透。

在这时刻，通常会有两种标准反应。第一种是再试试别的方式——换一个句子，换一种语气，换一个视角，直到它被写出来。这是创造律的路径，它信仰的是：只要我不放弃，路终将被找到。第二种是宣布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能被语言抓住的，然后停止写作。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贯通——用一个元命题（“它不可说”）来把这个悬停本身给闭合了，将“写不出来”转化成“关于写不出来的哲学陈述”，从而赋予它一个完整的句号。

绵脉指向的是第三种可能。你既不试图用更多的尝试去突破它，也不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判决去终结它。你只是继续和它一起待着。不写，也不走。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写的那些句子——那些被删掉的句子、那些你明知道不行的句子、那些你在写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它将被丢弃的句子——它们的意义，不再在于“是否写出了它”，而在于它们是你和它之间唯一的接触面。你不断地写、不断地删，不是你离它越来越近，而是因为“写一删”这个重复的动作本身，是你唯一能用身体去触碰它的方式。

这件事，在以“贯通”为发生完成条件的框架里，会被解释为创造律尚未完成——还在摸索，还没走通。但按照绵脉的逻辑，它不是“尚未完成”。它就是完成的。那个黑暗中的伸手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发生。这个发生不依赖“摸到东西”来完结它。绵脉撕开了一个一直被缝合的口子：创作的发生，不全在作品。它还有一个维度，在“与那个不可被写出之物的无尽对峙”这个过程中。那个对峙，不是创作的前奏，不是创作的失败，它就是创作——一种不产出成品、但极度真实的创作。

这里必须立刻补充一个关键的限定：这个对峙，并不通向某个更本真的自我，也不是对某个先在“创作本源”的回归。发生学的眼光不允许我们预设一个被各种技巧和规范“遮蔽”的、等待被找回的本源创造力。那个在黑暗中不断伸手的写作者，他伸手的的能力本身，就是他经由长期的写作训练、经由无数次“写下一删除”的循环，在绵脉的特定条件下被逼出来的一种发生。不是他回归了创造的源头，而是他在无路可走时，生成了那种“在无路之处仍然伸手”的可能性。它不是他的本质，而是他的发生——绵脉是这个发生所依赖的结构。

阅读端：被逼回自身的发生。贯通预设支配下的阅读论，一直把读者的理想状态描绘为“在自身内重新走通作者走过的那条路”。这句话里有两个预设。第一个预设是作者“走出来”了一条路——一条可以被追踪、被复现的轨迹。第二个预设是这条路是可以被“重新走通”的——读者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在这条轨迹上可以达成某种同构。这两个预设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预设：阅读的全部意义，都在于读者从文本中获得的“抵达”——抵达了某种理解、某种共鸣、某种情感的释放。没有抵达的阅读，就是失败的阅读。

但绵脉的出现，让这些预设同时落空。当一个写作者并没有走出来什么路——他只是坐在那个黑屋子里，坐了很久，用“On. Say on. Be said on.”那样的句子维持着空转——那你作为一个读者，你走什么？你能走的，只有一件事：你也进到那个黑屋子里去，和他一起坐着。你读他的书，不是为了抵达什么，而是为了被那种抵达的不可能所包裹。不是为了理解他，而是为了在自己身上经历那种“理解被悬停”的状态。当他持续地写一些不指向任何出口的句子，你持续地读它们，而你没有任何东西带走——这个过程不是阅读的失败。它是阅读越过“意义的交换”进入“发生的共振”的那一刻。

这就是为何《到灯塔去》那个拉姆齐夫人的段落，你读完之后说不清你得到了什么，但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经历的不是“我理解了她”——那个东西从来没有进入你智力可触及的范围。你经历的是，在那几分钟里，你和她一起，在她那个黑沉沉的房间里，被同一道光一下一下地扫过。你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你进入了某种比意识更底下的、共同的静默。那个静默，在你翻开书之前就在那里；在她写下第一个字之前也在那里。书只是把它打开了一下。你走进去了。你走出来之后，带不走任何东西，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变了。

再看贝克特。当读者面对“On. Say on. Be said on. Somehow on. Till nohow on. Said nohow on.”，如果他用“寻找意义的深层结构”的阅读策略去处理它——去找那个“被贝克特藏起来的哲学命题”——他会找到：语言在它的极限处触碰沉默；晚期现代主义对表达可能性的根本质疑。找到了，读完了，这书可以合上了。但如果他不在“找到”之后合上书，而是让那些句子持续地、节拍式地击打他，不去解释它们，不去提炼它们，不去把它们安放进任何一个既有的哲学框架——他就是在让自己的意识，在没有任何意义回报的情况下，被这些句子持续地冲刷。他不会得到任何可以写进论文里的“观点”。但他会经历一种极其稀有的体验：他自己的意识，在完全不依赖“理解”和“贯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运作。仍然可以持续。仍然可以在那里。

这便是绵脉的阅读论与以往阅读论之间的根本辨别面。以往的阅读论关心的是：意识流文本如何把某个东西“传递”给读者（情绪、意义、体验、共情）。绵脉的阅读论关心的是：意识流文本如何把读者“逼回”到他自身尚未形式化的发生中去——逼他直面那片他自己一直在绕开的、没有出口的空地，看看他还能不能坐在那里。伍尔夫没有把什么“送”给你——她没有给你解释，没有给你出口，没有给你满足。贝克特更是在每一个句子的尽头都封死你后退的路。但他们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在没有任何出口的阅读里，经历一次你自己的意识在没有任何出口时的运作方式。你平时用不到的——那些被你绕过去的、被你“忙碌”和“目标”掩盖住的你的底层发生的可能——被这本书不可挽回地激活了一次。

创作与阅读的共振。此刻，我们可以看见，绵脉结构在创作端与阅读端并不是两件对称的事。作者坐在他的黑屋子里伸手，读者坐在他自己的黑屋子里，被作者的句子逼着也伸手——两人摸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两人感受的也不是同一种黑暗。作者面对的是那个拒绝被语言接住之物，读者面对的则是那个拒绝被理解消化的文本。但在结构上，他们所经历的发生是同一种：在贯通被取消之后，意识依然持续在场。这不是两个意识在一条路的两端互相走近（那是贯通预设下的理想）。这是两个意识，在两条平行的、永不交叉的悬停轨道上，分别经历着同一个结构。作者用“写一删”维持着空转，读者用“读一不抵达”维持着空转——两人的空转互为共振的条件，却永远不合并。这就是意识流文学作为“召唤场”的真正含义：它为创作者和读者分别提供了一条进入绵脉的通道，却不承诺两

人的通道会相遇。它只是把绵脉这个结构同时打开在了写作与阅读的两端，让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悬崖边上，各自坐着。

九、缆车时代，悬崖保留了什么——绵脉对当代意识发生的诊断与边界

绵脉的命名，最终要落回一个最迫近的问题：在这个可以被称为“超速贯通时代”的当下，意识发生正在经历什么？而绵脉又能为此提供什么别的可能？

当代主体所面对的感官与信息环境，可以被一种极端简单而不失精确的方式描述：一切都是被做成了“能被走通的”。算法为你铺好了从A到B的路——你不需要承受犹豫，因为下拉菜单自动补全了你的搜索。短视频用黄金三秒原则修剪掉了前奏——你不需要承受悬念，因为悬念被直接替换为即时的刺激。工具把一切操作简化为一步到位——你不需要承受笨拙，因为“笨拙”被识别为一个需要被消除的故障。整个系统的运作逻辑，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压缩过程，直抵结果。让通的时间无限趋近于零。

人们曾经以为这是解放——过程被压缩了，生命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享受结果。但一个被反复压缩过程的生命，最终走到这样一个困境：他开始不再能忍受任何不提供即时出口的体验。拿起一本书，三页之内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意义框架，便焦虑地放下。面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几分钟的悬而未决便足以引发“我不会思考了”的恐慌。当一切路都被铺成缆车轨道，人们便不再相信自己的脚可以踩在没有路的土上。于是，那个最古老的人类能力——在什么都不是的地方，仍然待下去，仍然不逃开，仍然等待某种东西在那待的过程里发生——在加速溃烂。

绵脉，关涉的正是这个正在加速溃烂的东西。

它不是在教你一个“文学技巧”。它是在揭示一种被这个时代系统性地排除了的发生可能：你走进了什么东西，但找不到出口。你没有获得答案，没有获得释放，没有获得那个漂亮的高潮。你只是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持续引着，却没有被它带去任何地方。而你，没有逃走。你在这无处可逃的处境里，发现了一种你平时用不到的、属于你自己的意识的发生方式——那个不需要通过“抵达”来证明自身运作的方式。它不是你被现代性遮蔽的本自我——发生学不预设这样一个等待被找回的先在实体。它是在“无路可走”这一特定条件下，被逼出的一种发生可能。你不是“回归”了它，你是在那一刻，第一次把它生成出来。绵脉是这个生成所依赖的结构。

意识流文学之所以在缆车轨道密布的时代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不是因为它是“更高的艺术”，而是因为它保存了人类意识的一种几乎要被铲平的生成条件：走不通。它用它的长句、它的断裂、它的不解释、它的拒绝给你出口的语法硬度，一遍一遍地向每一个翻开书的读者递出一张请帖，上面写着同一句话：这里没有给你铺好的路。你只能自己走。而且你很可能走不出去。但那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或许正是你能触碰到你自身意识发生边界的地方。

这不是一个舒适的邀请。但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关于我们究竟能承受什么样的存在的邀请。当世界把一切走不通的路都删掉，把所有无法被即时消化的东西都定义为残次品，文学还执拗地保留着那些“走不通”的文本，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悄悄的暴动——它向每一个被缆车舒舒服服地送上山的人，指了指远处的悬崖，说：那边，曾经有过一种走法，不是在铺好的路上走得更快，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得下去。

这条路的证据，怎么才能被收集？这就逼出了本文判断的证伪条件。证伪绵脉的核心路径，不是去反驳“伍尔夫是不是这样写的”——那个是阐释，可以被无穷无尽地重释。真正的证伪线有两条。第一条在实证层：如果来自认知科学或发展心理学的长期追踪研究能够稳定地显示，那些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量接受高度贯通式媒介训练的群体，在面对开放性的、不提供任何即时反馈的、需要长时间独自承受不确定性的任务时，其持续在场的时间、生理唤醒水平以及“不逃逸”感受，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文的诊断——“贯通过载正在侵蚀人类绵脉的发生条件”——就被消解了。来自多国青少年心理研究的早期观察积累了一项发现：“无聊耐受力”的系统性下降已成为高度数字化群体的显著特征。无聊耐受力并不等同于绵脉，但它是绵脉在日常语言中的远端代理变量之一：能够忍受无聊的人，至少在行为层面展示了一种“在没有外部刺激时不逃逸”的倾向。虽然这一发现尚有待更严格的纵向追踪确认，但如果它被坐实，则为绵脉的存在提供了负向的实证支撑——我们正失去的东西越是能被量化地证实，绵脉作为一种被威胁的发生结构的现实性就越难被否认。②

第二条证伪线在理论层。如果现象学的严格分析能够证明，胡塞尔的“滞留”概念在加上“主动逗留”这一维度之后，已完全覆盖绵脉所指涉的全部经验内容，且不需要引入任何超出先验时间结构的发生论假设——那么绵脉作为一个独立的辨别维度的本体论基础就不复存在。或者，如果来自影像脑科学的研究能够稳定地发现，在“任务受阻且无出口可寻”的条件下，大脑的激活模式与“心流”状态下的激活模式高度同构，以至于绵脉所指称的那种特殊发生形态可以完全被还原为“受阻的心流”的神经相关物——而没有额外的、不可被已有模型解释的神经动力学特征——那么绵脉作为一个独立结构的必要性同样会被削弱。这两种证伪路径，至今皆未满足。

※ 本文在此不去预设认知神经科学某一项尚未出现的具体发现。此处论证的要旨是：如果未来的研究能够以可靠而稳健的实验设计证明，在“贯通被取消”的条件下，不逃逸的体验完全可由既有理论——如滞留理论或心流理论——所预测和解释，而不需要绵脉这一新概念所提供的额外辨别维度，那么本文的核心论断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即是绵脉作为理论概念的证伪条件，它不依赖于对任何科学发现的直接承诺，但它明确地给出了可以使自己失效的逻辑路径。

意识流文学在今天仍然如此要紧的缘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文化遗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极其稀有的、仍在运行的、要求你亲自下场的意识训练场。你不可能用缆车进入伍尔夫。你不可能用搜索引擎读懂贝克特的“On. Say on. Be said on.”。你只能走路。而那条路，在你走到精疲力竭、却发现还远没到头的时候，会突然在某个拐弯处，让你撞见一种你以前从未在你身上注意到的发生——不是在路的终点，而是在那个“还远没到头”的时刻，你的意识不再依靠“到头”来维系自身运作。

那是一种在无路之处，发生却不塌缩的运作。绵脉，是意识在贯通的王国之外，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小片没有铺上沥青的、露出泥土的地面。它不承诺你会走出去。它只是让你仍然能走。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三位最可能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对手

一个新命名是否必要，不看它读起来多新，而看把它压到极限之后，是否还有某个已有概念能把它一比一地还原掉。本节主动请出最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三位对手，并为每一位给出一条可裁决的分离线——一个照做就能判出谁对的观测。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对手一：济慈的消极能力

这是本文最致命的一处空缺——一个一八一七年的书信概念，几乎逐字给出了「悬停」的定义：有能力安处于不确定、疑惑与怀疑之中，而不急躁地伸手去抓事实与理由。若不切开，「绵脉」会被直接读成消极能力的现代改写。分离线必须落在**它是谁的属性**：消极能力是诗人的一种能力或气质——济慈用它来区分莎士比亚与柯尔律治，它属于人格，可多可少，可修养；本文的绵脉是**意识发生的一种结构**，不是能力也不是德性，它可以在完全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人身上被文本当场逼出来，也可以在极具这种气质的人身上不出现。

可裁决分离线。同时测量被试的模糊容忍度／需求闭合（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量表得分，与其在高悬停密度段落上的绵脉体验强度。消极能力解释预测体验强度主要由特质得分预测，低容忍度者应报告塌缩或逃离；本文预测**文本参数解释更多方差**，且低容忍度被试在高密度段落上同样进入悬停。若特质得分吃掉大部分方差，绵脉就是消极能力的一次重命名，本文的本体论主张应被撤回。

对手二：海德格尔的深度无聊

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用「深度无聊」描述一种存在者整体**抽身而去**的基本情调：时间被拉长为一种拒绝，一切都变得无所谓，而恰恰在这种空乏中，此在被逼回自身。这是哲学侧最强的对手，且它同样处理「什么都没发生却没有崩塌」。分离线在**方向感的去留**：深度无聊的定义性特征是无差别——没有哪个方向比别的方向更值得，整体一并撤退；绵脉主张的是**有方向而走不通**——读者能说出自己正在往哪里去，只是到不了。前者是罗盘失效，后者是路断了。

可裁决分离线。在悬停段落的中断点采集报告，编码两个量：方向可陈述性（「你此刻在往哪儿走」能否给出具体回答）与整体无谓感。深度无聊预测方向不可陈述且无谓感高；本文预测方向**可陈述**而无谓感低。若报告普遍落在不可陈述一侧，则绵脉是深度无聊在阅读中的一次现身，不构成独立结构。

对手三：胡塞尔的滞留与柏格森的绵延

原稿已请出这两位，此处把分离线收紧到可判处。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以**原印象—滞留—前摄**三环共构：意识之所以是流，是因为刚过去的仍被握持、将到来的已被预期；柏格森的绵延则强调质的相互渗透与不可分割。两者都把「流」的连续性做成了构成性条件。分离线在**前摄是否在场**：胡塞尔的结构要求前摄始终运作——意识总已朝向下一刻；绵脉主张的正是**前摄失效**的状态：不知道下一刻会来什么，甚至不确定还会不会来，而意识既未塌缩为空白也未跳出。这是胡塞尔框架内部没有位置的一个格。

可裁决分离线。用中断续写法：在悬停段落中途打断，请读者写出「你预期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滞留—前摄结构预测读者总能给出某种预期内容，且预期具体度与在场感正相关；本文预测在高悬停段落上出现一类稳定回答——**给不出预期内容，却报告自己仍在**——且这类回答的比例随悬停密度上升。若预期内容总能被给出，前摄从未失效，绵脉退回为滞留的一个强度区间。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三条可以被判错的预测

下列预测的价值不在它们看起来对，而在它们**能被判错**。每一条都指定了观测对象、比较组与失败条件；若任何一条被稳定地反向观测到，本文的核心论断即应被修正或放弃。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预测一：悬停密度可被句法操作化

本文预测：以未完成句群比例、否定式推进频率与承诺性连接词（于是、因此、终于）的缺席率构成的指标，能显著预测读者的绵脉体验，且在控制词汇难度、段落长度后仍成立。若体验强度主要由词汇难度预测，则绵脉是阅读困难的别名。

预测二：补上贯通会消除绵脉而不提高评价

本文预测：为高悬停段落补写一个贯通结局（意义降临、情绪落地、完形闭合），绵脉体验消失，而读者的整体作品评价不上升甚至下降。若补写后评价稳定上升，则贯通仍是读者的真实需求，本文撤销预设的理由不足。

预测三：绵脉不等于低唤醒

本文预测：绵脉状态下的生理唤醒指标（皮电、心率变异）不显著低于贯通阅读状态，即它不是走神或困倦。若绵脉段落的唤醒水平与走神状态不可区分，则所谓「不塌缩」缺乏经验支撑，本文的最低限度结构无从谈起。

注释

- ① 文中归纳的“意识流发生学内核”是对当代某条以“发生”取代“表达”的理论进路的批判性提炼。该进路将意识流的发生还原为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彼此不可化约的生成律，其完整理论表述与出处，因与本论证的焦点有一定间距，在此不作展开。但读者可辨识这是一种以发生学姿态重审意识流问题的尝试。本文将其作为对话伙伴而非批判靶子，旨在借由对其“贯通”预设的反思，推出本文自己的核心论证。
- ② 第九节所提出的两条证伪路径，系为概念的可检验性设立的逻辑框架。所引述的“无聊耐受力下降”等早期观察，系指向一个有待系统纵向追踪确认的当下研究关切，并非对某一项具体已发表成果的断言。在此意义上，它提供的不是一个实证证据，而是一个可检验的理论预测。

参考文献

- Beckett, S. (1953). *L'Innommable*. Éditions de Minuit.
- Beckett, Samuel. 1983. *Worstward Ho*. London: John Calder. (收于 *Nohow On: Company, Ill Seen Ill Said, Worstward Ho*.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6.)
- Benjamin, Walter. 1939.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g. VIII, H. 1-2.
- Bergson, Henri. 1889.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Paris: Félix Alcan. (英译本 *Time and Free Will*, trans. F. L. Pogs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0.)

- Blanchot, Maurice. 1959.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英译本 *The Book to Come*, trans.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Harper & Row.
-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Eastwood, J. D., Frischen, A., Fenske, M. J., & Smilek, D. (2012). The unengaged mind: Defining boredom in terms of atten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5), 482–495.
- Faulkner, William. 1929.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Jonathan Cape and Harrison Smith.
- Heidegger, M. (1983). *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Welt–Endlichkeit–Einsamkeit* (Gesamtausgabe Bd. 29/30). Vittorio Klostermann.
- Husserl, E. (1928).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Max Niemeyer.
- Husserl, Edmund. 1928.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IX. Halle: Max Niemeyer. (后收入 *Husserliana* X.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6. 英译本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1893–1917), trans. John Barnett Brough. Dordrecht: Kluwer, 1991.)
- James, William.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New York: Henry Holt. (意识流核心论述见第一卷第九章 “The Stream of Thought” .)
- Joyce, James. 1922. *Ulysses*. Paris: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 Keats, J. (1958). Letter to George and Thomas Keats, 21 December 1817. In H. E. Rollins (Ed.),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vendsen, L. (2005).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Reaktion Books.
- Woolf, V. (1927). *To the Lighthouse*. Hogarth Press.
- Woolf, Virginia. 1927. *To the Lighthouse*. London: Hogarth Press.